



我讀敦煌卷子的因緣

——記長島五月

幻生

一九七八年的八月底，我去長島石溪紐約州立大學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閱讀敦煌膠卷，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底離開那裏，在長島整整居住五個月。

我去長島的因緣，應該打從一九七七年說起。一九七七年的夏間，我來到紐約，住在大覺寺。那年秋冬之際，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長沈家楨先生（沈先生也是紐約美國佛教會的副會長），有一次在大覺寺和我談起，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，有一套英國及臺灣攝製的敦煌膠卷，希望我去做這方面的工作，將敦煌卷子裏的殘缺佛經卷子，與大藏經對照，究竟殘缺多少？我是一個長期從事佛法研究的出家僧侶，整年都在大藏經裏討生活，校閱敦煌佛經卷子的工作，正好適合我的專業和個性，明白地說，我對這方面的興趣，是非常濃厚的。大覺寺是在紐約的布朗士（Bronx），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，設在長島的 Stony Brook，兩地相距約有一二小時的車程。依照沈先生的意思，要我每週一搭乘世界宗教研究院副院長賀國權先生的車子去長島，晚上住在菩提精舍，週四再乘賀先生的車子回大覺寺，參加星期天的共修。我告訴沈先生，我是一個過慣了安定生活的人，最怕走來走去，到長島去做敦煌卷子的工作，就在長島住下去，不想每個星期再回大覺寺。我希望能夠專心安靜地工作，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工作成績表現出來，預計在某一個時期之內，全部做完我的工作。此外，我

向沈先生提出二個要求：一、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能夠提供我一個工作的房間，讓我工作；二、供給我一位助手，幫忙我搬取藏經。我提出這二個要求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我到長島大約二個月的光景，承蒙沈先生夫婦的盛意，約我與仁俊法師到他底長島菩提精舍住了兩天，第二天的上午，沈先生帶我們到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參觀，沈先生因為要參加開會，乃請圖書館的一位翁太太為我們解說各部門的情形。翁太太是負責攝製砂磧藏的工作，她對這方面的解說頗為詳細。從磧砂藏一面一面的攝影，而後剪貼到一張約十公分左右長方形的膠片上，製成一張一張的膠片。一張膠片，可以攝製三十多面的磧砂藏文字，並予編號說明，外加封套。閱讀時，拿到放大機上，文字清晰，猶比原文的字體為大。一部磧砂藏的內容，只要裝到一個手提袋裏，便可帶走了。攜帶方便，保存容易，科技的進步，不能不令人佩服。我以為英國攝製的敦煌膠卷，也是屬於這一類類的。閱讀這類膠卷，如果沒有一個專用的房間，萬一遺失一張，或者損壞一張，而使整個全套形成殘缺不全，責任重大。這是我要求供給我一個專用房間的原因。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，我參觀過一次，那裏的情形，大致了解，除了那間會議室是一個獨立的房間之外，其他並沒有專用的房間，放圖書的地方，是在圖書館的那一頭，中間格着一個辦公大廳和閱覽室。假如我在這間會議室裏工作，而大藏經

放置在那一邊，沒有一個助手幫忙我搬取藏經，一切要我親自去找去搬，無疑地，我整天成了在辦公大廳上走來走去的人了，這樣對我的工作進度，不但受到很大影響，而且，就從事校對方面而言，可能也不會做到十分精細理想的。基於這二個原因，我向沈先生提出上面兩個要求。沈先生對我提出的要求，當時沒有給予明確地回答，我們的談話，也就到此結束了。

過了不久，世界宗教研究院副院長賀國權先生，突然去世了，我去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的事，沈先生沒有再行跟我談及。我是一個被邀請去工作的人，屬於被動性質，沈先生既然不再跟我提及此事，當然我不會主動地向沈先生追問的。

到了一九七八年的秋天，我來紐約已經一年多多了，美國佛教會給我的一年聘期，時間也到了。在紐約的一年多裏，我的接觸最多。中國民族移居海外形成的華僑社會，以及由華僑社會裏成立的佛教社團，它的形態，它的風格，自然形成了另外一個制度，這種制度的好壞，我不想在此做深入的分析與評述。美國佛教會的成立，大覺寺的創立，以及其中人事的演變，對於一個治歷史的人而言，我是了解非常清楚的。我在大覺寺的一年多，最大的收穫，得到光明寺壽治長老的資助，購請到二部藏經。這二部藏經都存在臺灣。我在美國的聘期已滿，對於中國佛教在美國的傳播發展活動情形，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深刻印象，我想，我應該結束在美國的居留生活，回到臺灣重過我的閱藏自修與教書生活。加拿大的多倫多，距離紐約只有一個多小時的空中航程，我想離開紐約之前，先到多倫多旅行一趟，了解加國的中國佛教發展情形，而後再由紐約起程西歸。我正在計劃去多倫多期間，沈先生又跟我談起，希望我去菩提精舍居住。菩提精舍我是去過一次的，那邊佔地遼闊，環境幽靜，正適合我過慣了的生活。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就在鄰近，那裏有敦煌膠卷，胡適之先生爲了研究神會和尚的歷史，而到英國與法國閱讀敦煌卷子，如今，宗教研究院藏有敦煌膠卷，沈先生又提供菩提精舍給我居住，爲什麼我不在返回臺灣之前，先去閱讀敦煌卷子？雖然，我並不想做一個研究敦煌學的專業人員，但敦煌卷子，對於一個從事佛法研

究者而言，自然有着相當重要性的。讀過敦煌卷子，至少知道從六世紀至十三世紀現存的古代佛經卷子的情形，以及由古代的寫卷中了解更多的佛教思想歷史問題。我的主意既定，放棄去多倫多旅遊的計劃，而到長島去居住，從事閱讀敦煌卷子的工作。這一次沈先生只教我到長島去住，沒有提及要我去做校對工作，我更可以自由地從事我的閱讀生涯。

我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七日去長島的。一九七七年我去長島，是坐沈先生的自用轎車，這一次再去長島，沈先生事先替我安排好了，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佛學博士學位的唐龍先生和我乘坐火車前去。唐先生常去大覺寺，我們早經認識了。上一天的下午，我跟唐先生約好，第二天在三十四街車站月臺上會合，乘坐上午十點二十分的火車去長島。記得那是一個陰雨後的天氣，天上灰濛濛的，不時飄灑着毛毛細雨，在北緯四十多度的紐約，已經有着濃厚的秋意。我攜帶了部份行李，帶了二片麵包做爲午餐，從二三一街乘坐一號地下火車，前去三十四街，車行約莫五十分便到了。走出車廂，唐先生已在那裏等我。出了月臺，向右拐彎，那裏就是去長島的地下車站。這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車去長島。票是唐先生去買的。唐先生告訴我，買好票要到那個小圓形的服務臺問明某一時間的班車，是在某號月臺上車，這樣才不會乘錯車子。因爲，同一時間開出的班車，每天上車的月臺都是不同的。紐約的火車，都是開車以後在車廂裏剪票的，沒有購票的旅客，由查票員補票。我們乘坐的車子，是由三十四街開往傑弗遜港口（Port Jefferson）的，以傑弗遜港口爲終點。菩提精舍，就在傑弗遜港口附近，相距只有二三英里。我和唐先生上車之後，一直談論着佛法上的問題。他是在哥大修博士學位的，論文是寫關於天臺宗的問題。車廂裏旅客不多，我們一路在談論着，彼此交換某些看法和意見。到了漢廷頓（Huntington）車站，我們換上另一列火車，繼續向前駛去，直到 Stony Brook，我們才下車了。這裏是石溪紐約州立大學所在地，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就在這裏。唐先生要到圖書館有一點事，我在車站等他。我一面等候

唐先生，一面將帶來的二片麵包吃了。因為這時已經是十二點三刻，我的肚子實在餓了。唐先生回到車站，我們乘坐一輛計程車，到超級市場買了一些吃的東西，帶去菩提精舍。唐先生常來菩提精舍，他是識途老馬，我只有聽從唐先生的吩咐，也買了許多平日吃用的蔬菜等物。

沈先生已經通知管理菩提精舍的吳國良居士，安排我住在太虛小築。太虛小築是一棟不算太大的獨立住家，外面看來不甚起眼，但內部却是非常精緻的，有二房二廳，以及廚房浴廁和停車房。上面有小樓，樓上有二個大房間，也有浴廁。下面有地下室，算來等於上下三層。據說沈先生冬天來菩提精舍，就住在這棟房子裏。現在這棟房子將由我一人居住。沒有想到，我在這裏一住就是五個月。

菩提精舍的範圍相當廣闊，據說佔地有一二百英畝。在這片廣潤的土地上，共有六棟獨立房屋。其中最大的一棟，命名為菩提精舍。此外有我居住的太虛小築、虛雲齋、印光小憩，以及吳國良居士住的一棟，和放置機械雜物的一棟，彼此不連接。它的地理位置是在 Stony Brook 與 Port Jefferson 之間。大體來說，距離 Stony Brook 較遠，相距約有五六英里，距離 Port Jefferson 只有二二英里，從紐約開車來，由 Stony Brook 轉往 E. 25A 公路，行至華盛頓（Washington）街口，轉向華盛頓街行駛，由華盛頓街再轉向 Birchwood Avenue，從這條單行道的小路，駛到盡頭，便是菩提精舍（Bodhi House）的範圍了，進入菩提精舍，靠右邊的一棟房子，就是虛雲齋，唐先生到菩提精舍，便住在這棟房子裏。靠左邊而稍為偏裏一點的一棟，是太虛小築，它與虛雲齋成斜對面，中間格着一條汽車路。沿着柏油路再向裏走，與虛雲齋同在一邊的，是放置機械雜物的房子，和吳國良居士的住家。我們這幾棟房子，如用數學上的名詞來說，屬於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。由吳居士的住家，順着馬路一直向前走，裏面的那棟房子，便是印光小憩。印順導師過去在菩提精舍，就住在那裏。從吳居士住家的旁邊，順着柏油馬路向右拐彎，裏面的那棟大房子，就是菩提精舍。沈先生夫婦來時，便住在裏面。菩提精舍

與印光小憩之間，有二片大草坪，中間被一條柏油路分格着。這條柏油路，是通至菩提精舍的另一大門。在這片廣大土地上的六棟房子，大多都是空着的，沒有人居住，平日只有吳居士一家人，負責照管工作。環境非常幽靜，花木扶疏，謝絕外人參觀，的確是個寧靜自修的好地方。

我初去長島的頭一個月，每個星期天要回大覺寺參加共修，第一個週末我回紐約，是和唐先生一起回去的。我們是從 Port Jefferson 這個起點站乘車的，由這個車站到三十四街的火車行程，是整整二個小時。以後我從紐約來長島，或從長島去紐約，便是單槍匹馬的一個人來去了。在長島五月，常去紐約，這條火車線上的每個站名，差不多我都記熟了，閉着眼睛，便知道下一個停靠的車站叫什麼名字。

我去長島的主要目的，是到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閱讀敦煌膠卷。世界宗教研究院是沈家楨先生創立的，圖書館附設在石溪紐約州立大學圖書館的五樓上。州立大學的這座圖書館，佔地面積相當大，是一棟四方形的建築物，共有五層，另有地下室，從第二層起，中間凹下，四邊突起，成爲一個「口」字形，四面相通，每邊的寬度與長度，都是夠大的。宗教研究院圖書館，佔用了五樓的一邊。即此一邊，也是可觀的。以三分之一的面積放置陳列圖書，三分之二的地方，爲工作人員的辦公室、會議室、會客室，及閱覽室。圖書館的職員，約有十人左右，中國籍的職員，有五位，美國籍的好像也有四五位。賀國權先生去世以後，圖書館的責任由王任華小姐代理。聽說王小姐是位基督教徒，她的母親與沈太太是同學。我在閱讀敦煌膠卷的幾個月裏，與王小姐交談接觸的機會不多，除了重要事情之外，很少與她談及其它事故，更不會問及宗教信仰問題。

除了王小姐之外，還有一位負責編寫佛經目錄卡片的楊太太。楊太太是福建廈門人，臺大外文系畢業，我與楊太太接觸的機會，反比王小姐爲多。楊太太遇到佛經編目上不太明白的問題，偶爾問我，我就以所知道的全部告訴她。後來，我知道楊太太的

家，離菩提精舍不遠，爲了趕快看完敦煌膠卷，早日離開長島，商得楊太太的同意，每週我有六次搭乘她的便車，與她同時上班或下班，在寒冷的冬天裏，免得在凜冽的寒風中等候公共巴士，尤其是大雪紛飛的日子，提供我不少便利。想起楊太太，我有無限的感激之情。身爲一個讀書的出家人，只能在此記上一筆。楊太太編好的卡片，交與另一位程太太讓清。我與那位年輕漂亮的程太太，從未交談過一句話，相見只有點頭而已。

此外，還有一位翁太太——楊嬋娟女士，是負責攝製磧砂藏膠片的，也是保管敦煌膠卷的。每天我去圖書館，都向翁太太拿鑰匙開櫥櫃，取敦煌膠卷，晚上再將鑰匙交還給她，因此，在圖書館的職員裏，我與翁太太接觸的機會最多。翁太太是杭州人，臺大經濟系畢業。翁先生是臺灣人。翁太太一面在圖書館服務，一面在州立大學攻讀數學碩士學位，年輕而能幹，更不忘記上進求知，非常難得。她的家距離圖書館最近，只有一英里。也許我和翁太太每天接觸的關係，我們交談的次數最多。翁太太雖然負責攝製佛經的膠片工作，但她看的佛經並不多。我跟翁太太熟識之後，勸她多看佛經，並把印順導師的妙雲集介紹給她，由淺入深作有系統性的閱讀。她讀書很快，理解力也強，曾經主動地和我作過二次長談，提出許多有關佛法上「空」和「有」的問題，我一一地爲她解釋。聰明的她，由懷疑而逐漸地領悟以至接受，對佛法的認識和興趣提高了。後來，我再勸她每日早晚學習靜坐，從了解的理論，透過靜坐思維，親切地體證一下，對佛法的信解，更會堅定加強，獲得佛法的真實受用。我離開長島之後，還和翁太太通過幾次信，她在信中告訴我，已經開始靜坐，並且唸佛。承蒙她底諒許，說我解釋空的意義，生動而活潑，不像傳統性的解釋。最近接到翁太太來信，她因健康關係，醫生要她在「家靜養」，她放棄了學校功課，想來圖書館的工作，也已經辭去了。

翁太太是負責攝製磧砂藏的，有一次我去參觀她的攝製經過情形。她的技術非常熟練，工作快速，一本藏經，要不了多少時間，便全部攝製好了。她將藏經放置在攝影部位，一面翻動藏經

的頁次，一面腳按電鈕，一張張的底片，便攝製成功了。熟練而迅速的技術，看來令人佩服，這種攝影的底片，其寬度只有小拇指頭寬，沖洗以後，再將它一張一張剪開，粘貼排列在一張大底片上。這張大底片的面積，約有一公寸左右，畧呈長方形，上下粘貼三排，每排貼五張，而後加以打字編號，一切處理完畢，放進烘乾機裏乾燥以後，便是一張顯微底片了。這張大底片上，容納了三十頁的藏經文字，閱讀的時候，拿到放大機上便成了。文字的清楚，跟原書一模一樣。如果複製拷貝，只要再取一張同樣大小的特製膠片，疊在一起，經過烘乾處理之後，也就成功了。

據說這種膠片可以保存四百年。如果要印書，只要將膠片放大照像製版，非常方便，也省費用，比紙型還好。每張膠片，有一特製的封套裝置，封套上也有編號說明，與底片全同，絲毫不會混亂。我看翁太太的熟練技術，會想請她將印順導師妙雲集「佛法概論」一書，攝成顯微膠片，以便我回臺灣的時候，呈獻印順導師，做爲一份禮品。我想，印順導師一定非常高興的。「佛法概論」一書，我仔細算過，只有二百七十多面，大抵有九張至十張膠片，便可攝製完了。每張膠片的價值，整箱的大批購買，只要一兩美金左右，費用不多，我是可以負擔得起的。我站在翁太太的旁邊，看着她工作，話到口邊，又被噎回去了。我請翁太太替我攝製，大抵沒有問題，以翁太太和我幾次談話，彼此的熟絡，她是不會拒絕的。不過，我是一個思慮太多的人，也是一個處處爲人着想的人，凡事不敢主動地開口向人請托，怕人爲難。翁太太是在圖書館工作的，我請她攝製，這是屬於私人的事情，她爲我工作，也成了私人的私事。圖書館裏她底中國同事很多，如果別人知道她爲我工作，用的上班時間，可能會有閒言閒語傳出，這不是使翁太太痛苦嗎？我不願因爲我的請託，而加重翁太太的困擾，惹來意外的煩惱。如果我要請翁太太爲我攝製，最好的辦法，是向世界宗教研究院創辦人沈先生說明之後，請沈先生通知翁太太爲我攝製，則什麼顧慮的問題都沒有了。爲了這點小事，我又不想麻煩沈先生。另一方面，我也考慮到翁太太的問題，請沈先生打電話通知她爲我攝製，在翁太太的想法，也許認爲我小

題大做了，這點小事，何不直接向她說明，而要通過沈先生找她，真是不夠意思。萬一翁太太發生誤會，以為我是走上面的路線，用高姿態的身份出現的，則更造成彼此心理上的許多不愉快。做事很難，請人更難，我把到了口邊的話語，又趕快地噎回去了。此外，我也想到，將「佛法概論」攝成顯微膠片，送給印順導師，印順導師不會為這幾張膠片特地購買一架放大機回來給人閱讀，至多將它放在藏書架上做為裝飾的點綴品而已，不會有太大用處的。至於用它再版印書，臺灣的照相影印技術，是否已經進步到美國目前的水準，可以利用顯微膠片放大影印？費用如何？我是完全不知道的。經過這樣的思考分析，也是我不敢貿然請翁太太攝製的另一原因。也許我的思慮太多了，俗語說得好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。如果我不請翁太太攝製，則什麼顧慮的問題都沒有了。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收回了到口邊的話語。

圖書館的職員，除了中國籍的太太小姐之外，還有幾位美國籍的職員，也是太太多於先生。加德博士差不多每天都去上班。二十年前，我在臺灣福嚴精舍，見過這位佛學博士。那時他任亞洲協會顧問，又是研究三論宗的博士，而印順導師也被人視為治三論學的權威（其實印順導師特重印度佛法思想的研究），基於這樣的原因，他去福嚴精舍拜訪印順導師，並且住了一夜。記得那是一個深秋季節，當天晚上，舉行了一個座談會，新竹聯合工業研究所的李恆鉞、許巍文居士等，也去參加。其時我在新竹女衆佛學院講授「佛教各宗派源流」課程，三論宗的傳承歷史及其思想演變大要，自然也在我的講授範圍之內。在座談會裏，大多都是加德博士發言的，他的佛學是來自日本的，談及三論宗的歷史與思想，與中國所講的都一致的，並無新意。事隔一二十年，我對加德博士的印象猶新。我是一個內向型的人，不善於與人攀談交際，加德博士對我可能已經毫無印象了，如今雖然每天在圖書館相見，他有他底工作，我也有我的工作，除了見面作一般禮貌上招呼之外，我沒有特地跟他提起過去相見的往事。至於其他的美國太太小姐們，我更不會和她們閒話交談的。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的知名度似乎不高，那裏雖然有個閱覽室，但去看書

的人幾乎沒有，一個月中難得見到幾人去尋找資料。我遇見幾位中國同學，談起來大家不知道圖書館五樓有一宗教圖書館。由此可見，它在州立大學校區內的知名情形。

菩提精舍距離紐約石溪州立大學有五六英里，每週我有五天去圖書館看敦煌膠卷（星期一至星期五），我是無車階級，爲了這段路程，也費過一番思量。起初我想每天騎腳踏車去圖書館，可是，當我了解這段路況以後，我又打銷了騎車的主意。因爲，美國騎車的人很少，幾乎看不到，公路邊上沒有設置所謂「慢車道」，同時又有上坡與下坡，遇到下坡，當然不成問題，這是騎車人最舒服的時刻，坐在車上讓它滑下去，但到了上坡，便是最吃力的時候，一個年紀大了的人，又患着心臟疾病，最不適宜做劇烈的吃力工作，所以，我仔細思量以後，放棄了騎車的打算。25 A 公路是有公共巴士行駛的，只是班次很少，平均差不多二小時才有一班，我選擇了上午九時四十分由傑弗遜港開出的班車，去圖書館看敦煌膠卷，晚上搭乘五時十分的車子回來。美國的公共交通事業辦得並不太好，也許由於乘客少的緣故，班車並不準時到達，有時遲了一二十分鐘或半小時才到，這是常有的事。偶爾也會因故脫班；等車不是一回好過的事。我是秋天時候去長島的，天氣不冷，站在路邊等車，還無所謂，後來到了冬天，氣溫降到攝氏零下十度左右，在冰天雪地凜冽的寒風裏，等候一二十分鐘，實在不是滋味，手脚凍硬了，鼻水直流，這是常事。從菩提精舍太虛小築，到25 A 公路乘車，要走十一二分鐘的路程，由 Birchwood Avenue 轉上華盛頓街（Washington Street），在華盛頓路上，有一段「風口」，到了冬天，強勁的東北季風，吹得寸步難行，只有側着身子，慢慢地走過這段地帶。身上雖然穿着禦寒的重裝備，但在寒風的吹襲下，猶有「衣單不勝寒」的感覺。我最怕遇到颶風着東北風的天氣，這段風口雖然只有一百公尺左右，但它又是必經之路，通過這段風口，往往要花去好多時間。遇到颶風的日子，我都提早出發。公共巴士的班次是很少的，錯過一班車，必須要等二個小時，因此，每天我寧可提早去等車

，因為車子不會等我的。晚間回來，也是如此。我都提早幾分鐘，到州立大學前面那個候車亭去等車，打從圖書館五樓乘電梯下來，走到候車亭，也要七八分鐘的時間。石溪州立大學的範圍很大，教職員和學生極多，而且相當有名。我國第一位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震寧教授，便在那裏任教。美國的教職員和學生，大多都是有車階級的，到那個候車亭裏等車的人，只有十來位，我是唯一的東方人。我們這些無車階級的乘客，每日相見，時間久了，非常熟絡，彼此見面，不由地打個招呼。

住在菩提精舍那個地區的人家，家家有車，馬路上很少看到走路的行人。我這個來自東方的出家人——無車階級，每天打從華盛頓路上來回經過，也許成了唯一例外的行人。有時上午我去圖書館，在華盛頓路上獨行，突然身邊停下一部車輛，招呼我上車，有的直接把我送到州立大學，有的因為道路不同，把我帶到25 A公路邊乘車。在寒冷的冬天，能夠帶我一段路程，總是好的。這顯示美國人的一種可愛之處，值得令人感激的，不過，這種機會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並不是每個美國人都是如此好心熱情，主動地停車帶人的。有些車輛，雖然擦身而過，也不會停下來帶你的。主動地停車帶過我的人，有先生，有太太，有小姐，也有年老的牧師，他們的好心與熱情，是令我永遠感激的。

記得我去長島不久，有一次從圖書館回來，天空飄着毛毛細雨，當巴士開到華盛頓路口，雨下大了，馬路積水，我沒有帶雨具，一面下車，一面想着，今天糟了，回到太虛小築，一定變成落湯鷄了。巴士開走之後，看到華盛頓路上，停了一輛奶油色的小轎車，兩邊車門打開，一位金髮的年輕小姐，伸出頭來向我招手，要我坐她的車子。在大雨中無法選擇，我很快地越過馬路，坐到她的車子裏，她送我到菩提精舍。後來，我才知道，她是住在菩提精舍前面的。我想，她的車子，可能跟在巴士後面，巴士到了這裏停車下客，一定有人去華盛頓街的，大雨中沒有雨具，她是特意停下來帶人的。由這件小事，可以見到美國人善良的一面。

第一次我一個人從紐約乘火車回長島，到傑弗遜終點站下車

，火車站的廣場上，停放着二輛計程車，我是無車階級，只有乘坐計程車回菩提精舍。可是，計程車都被人捷足先登了，司機先生要我在那裏等候，等他送過客人之後，再來送我。我在車站一直癡癡地等着，等了二十多分鐘，仍然不見車子回來。下車的旅客，紛紛打電話回家，都由家人開車接回去了，車站上只剩下一二個人。這時走來一位四五十歲穿着華貴富泰的白人太太，問我是否在等計程車？我告以是的。她指着告訴我，要我到廣場對面馬路邊上小木屋裏乘車。我謝過她後，到小木屋裏叫車了。原來這是一個計程車站。小木屋的面積不大，只能容納三五個人，裏面架設了無線電廣播臺，和一具電話，由一位小姐負責服務。有人打電話叫車，服務小姐問明街道門牌號碼，便用無線電通知行經附近的車輛，前去載客。去載客的車輛，也用無線電回報計程車站，他去載客了。車站再用無線電告訴其他車輛，已經有人去了，不用再去了。在車站乘車的人，服務小姐會通知車輛回來載客。木屋雖然很小，它却是許多計程車輛的指揮中心，也是經營生意的中心。我等候片刻，回來了一位白人小姐駕駛的車輛，送我到菩提精舍。我拿出二元美金給她，她找給我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幣。我忘記給小費，非常抱歉。在火車站上那位美國太太，我很感激她，也許她看出我是初來長島的東方人，不知道去計程車站乘車，特地來告訴我的。這也是美國人情味的一種。

我去長島的任務，是讀敦煌膠卷的。秋天時候，每天搭乘巴士來去，自然無所謂，但到了寒冷的冬天，冰天雪地，每天走路乘車，便感到有些吃不消了。有幾次我頂着寒風的吹襲，踏着堅硬的冰雪，在皎潔的月光下，走回菩提精舍，我一面走，一面問自己：每天這樣走來走去，辛辛苦苦，爲的什麼？爲金錢？爲名利？爲生活？……什麼都不是。每天至少我要花六毛錢的車資。只能說，我是爲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慾，親切地知道英國敦煌卷子究竟有些什麼內容，而在這裏過着這種生活的。

菩提精舍吳國良居士告訴我，長島的天氣，每年農曆年後，都要下大雪的。大雪一下便是一二公尺，交通斷絕，無法行走，必須等到大雪溶化之後，才能恢復通行。我知道了長島的天氣情

形，決定在農曆年底看完全部敦煌膠卷，結束我的工作。美國的社會制度，每週工作五天，週末與週日，都是休假，圖書館也不例外。每天我是九點半才去乘車，到了圖書館已是十點鐘了，下午四時三刻又要趕去搭車，再扣除中午吃飯及休息的時間，每天最多只能看到六小時的膠卷。爲了提早結束我的工作，必須設法爭取更多的時間看敦煌膠卷。我去長島三個月之後，才知道圖書館的楊太太，住在華盛頓過去的那條路上，楊太太每天上班下班，也走25 A公路，華盛頓路口是她必經之處。因此，我跟楊太太商量，希望能夠搭乘她的便車，提早到圖書館，看敦煌膠卷。楊

（上接第19頁 談朱熹與佛教的關係）
家（理學家）傳記裏向來有心諱避的，或者無意中忽畧的。而這些資料，又正是治思想史的人所最感興趣的。

在「釋氏資鑑」中，有這樣一段話：

朱文公嘗與學者言：釋氏有清草堂者，有名叢林間，其始學時，若無所入，有告之（草堂禪師嘗告之）曰：「子不見貓之捕鼠乎？四足踞地，首尾一直，目睛不瞬，心無他念，惟其不動，動則鼠無所逃矣，請用其言，乃有所入。」彼之所學，雖與吾異，然其所以得之者，則無彼此之殊。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。

「釋氏資鑑」所記的這一條，也被記入「朱文公集」七十一「偶談漫記」裏。胡先生考證朱熹引的這段話，原出於宗杲的「宗門武庫」。而這本書又是道謙編次的。朱熹既會就益於道謙，當然讀過這本書，因此在以後教導門人時，即以宗杲教佛家弟子修行的方法而教他自己的弟子們。可見朱熹不但思想、舉業得益於佛學，甚至教育法也是學自佛家的。

學佛家的理法，來闡揚儒學，而又用儒家的入世，來攻訐佛家的出世，這差不多是宋、明理學家們一貫的做法，研究了朱熹與佛教的關係以後，更能證明這一點。

七〇年九月三〇日寫於淨室

太太告訴我，她每週只能帶我六次（早晚各三次），其他的日子，她將另有事情。搭乘人家的便車，當然視人家的方便爲主，不能強求。楊太太每週能夠帶我三天，每天可以早到圖書館多看一小時的敦煌膠卷，這樣，每週可以多看三個小時的卷子，對我而言，非常重要。逢到楊太太能夠帶我的日子，我在八點三刻就到華盛頓路口等她，和她一起上班，下午五點，也跟她一同下班，一同回去。每次回去的時候，承蒙楊太太的好意，一直送我到菩提精舍，免得我走那段十多分鐘的寒冷夜路，而後她再開車回家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（上接第40頁 摩訶曼殊沙華與紫色光焰）

程度，但是我仍在不停自修之中，我也將不揣淺陋，繼續以淺薄的智識來寫隨筆，當然不少是講錯的，詒笑大方。可是，假如大家都怕講錯而不敢講，豈非更不好？哪怕人家笑我穿鑿附會，我也還是要講的，只因我已經知道佛法是通往宇宙永恆之路，我希望普及地使人人都接觸佛法，脫出疾苦生死，我只懂淺的，就講淺的吧！

話再說回頭，我說，不錯，土星的光環，峨眉金頂佛光，捨身崖下佛光，都是大自然的，分析下去，都不外是原子電子核子，電磁作用之類。但是，在宇宙中的一切，在多度空間之中，有一種無色無形無相的原動力在推動一切，那就是佛，就是大智慧，有人稱爲「上帝」，有人稱之爲「造物主」，其實都是佛，都是佛的大智慧！我們要找尋這種超智慧，人人皆可成佛，人人皆可從學佛途徑進入三昧，回到宇宙中不生不滅的永恆，成爲宇宙智慧的汪洋之一點滴，那些佛光是爲了接引，才出現的，並非無因而現。

紫色光焰，人人皆有，却須勤求佛法，才煉成金色佛光！

（完）